

一位護理教育者的疆域

第五屆三年制護理科畢業校友

北護第五任校長 沈蓉校長

受訪人：沈蓉

在校時期：1956年~1990。第五屆三年制護理科護生，歷任省立護理專科學校技術員、助理、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，省立護理專科學校校長。

沈校長從學校退休以後，仍在護理教育的崗位上工作了許多年，擔任教育部顧問及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兼護理教育小組召集人，不僅從另一個角度參與提升護理教育，也同時為台灣教育體系中職校及專科學校的大規模改制，提供了許多經驗。從教職退休後的十多年來，沈校長並未停下腳步，而是繼續以沈顧問、沈委員等身分擔任教育部的各項職務，一直到2006年再次退休，雖然是不用再去辦公室上班了，沈校長卻說，許多沒有薪水，但是可以貢獻專長的工作，如護理師公會和紅十字總會的工作，還是會繼續的。或許一個半生都在護理界工作的人，已經習慣先考慮付出。

學習的機緣

沈校長從少女時代就立志學護理，可能受到母親生病早逝的影響，在澳門高中畢業以後，來台進入國防醫學院的護理系，後來又轉學到本校當時位於漳州街的三專就讀。學生時代的沈蓉是三專第五屆的畢業生，二年級上學期插班進來的時候，徐藹諸校長和朱寶鈿教務主任兩位前校長剛來接手校務；徐校長是大陸派任來台的政府官員——當時還沒有衛生署，內政部衛生司護理科的科長已經是行政單位中護理位階最高的，徐校長同時並身兼護專和高職兩所學校的校長。

轉學進來的沈蓉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就一直被選為班長，功課名列前茅，但卻不是第一名，是個會演話劇、開 party 跳舞、不讀死書的活潑學生；當時同班同學也都很調皮，在民國五十年以前的那個年代，這一班女生會讓班長常被叫到教務主任室訓話！沈校長回憶起「當班長的時候跟朱校長很熟」的這段校園往事，不斷地笑著。

1960年畢業後，沈蓉留在學校服務，這段助教歲月對後來的沈校長來說，仍然是學習的延伸——她跟徐、朱兩位校長的課，學習兩人很不相同的長處。徐校長是抓大方向的人，她不會指派人做事，卻注意著後進的表現。沈校長形容當時的徐校長行政能力很強，會運用外界如政府的資源，像內江街的校舍就是用美援的資金興建的；她也是個有國際觀的人，與聯合國衛生組織都有接觸。多年前當振興醫院與榮總計畫開發石碑這個區域作為醫療重鎮時，徐校長很有遠見地賣掉漳州街校地，買了一部份目前的校地。

朱寶鈿校長的性格則和徐校長完全不同，沈校長回憶說，朱校長是個教學仔細、非常樸實的人，總是穿一件寬旗袍。她專長公共衛生護理，有執行各項細節的能力、幫助低下階層的愛心，又是個零缺點主義的人，自我要求非常嚴謹。沈校長說，擔任朱校長的助教，寫教學計畫是要細到以五分、十分鐘為單位的。

這兩位校長教課治校都跟他們的性格一樣風格迥異，而沈校長當年擔任兩位的助教，宛如多面向的學習，尤其校長校務繁忙，助教要管的瑣事就更多，如管理示範教室、營養教室、實驗室等等，也為沈校長未來的治校之路打下了紮實的基礎。當時年輕的沈老師或許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母校的校長，而在退休之後回想起來，沈校長說，沒有一本書教你怎麼當校長，當時覺得怎麼那麼多瑣事的助教生涯，卻在後來蓋學校時對教室等的籌劃很有幫助。

赴美進修的收穫

沈蓉於 1969 年出國進修，這又是一段校長認為自己很幸運的經歷。當時我國還沒退出聯合國，WHO 每年提供國防醫學院和台大護理系留學的名額，剛巧有一年國防醫學院及台大沒有人選，沈蓉又通過了當時留學規定要考的密西根測驗，於是成了第一個護專學生拿 WHO 獎學金出國的人。

早年出國留學感覺比現在遙遠多了，加上沈蓉當時已經結婚有兩個小孩，要放下一切去讀書，是很重大的抉擇。憂心國內沒有培養護理師資管道的老校長，鼓勵已經昇任講師的沈蓉把握機會，因為這個突然多出來的獎學金名額以後不一定會再有，而如果她這個「第一人」表現很好，或許還能為之後的學妹們爭取更多進修機會。沈蓉當然把握了這個機會，只是後來我們退出了聯合國，WHO 這條留學之路也嘎然而止了。

沈校長在美國夏威夷大學進修的時候正值越戰，當時的夏大可說是黃金時期，在東西文化中心留學的學生來自八十幾個不同國家，加上幾乎什麼病例都接觸得到，戰爭中的傷兵、吸毒者等等，讓沈校長有了很好的實習經驗。另一項機緣，則是當時的美國正當護理教育制度改革——原本很多基層護理人員由醫院訓練轉變為教育體系來辦理。護理系的課程也有大幅度的改變，由醫療模式 (Medical model) 改為統整模式 (Integrate model)，以 "人" 為中心的護理概念等等。護理教育非常重視護生的人文及基礎科學教育。因此沈校長留學期間不但學護理，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數理等學科也都要學，許多不同的學理觀念都有豐富的收穫。

留學回國後，沈蓉執教的基本護理、護理行政的實習都自己帶學生，一組

人到醫院上課，而不是將學生交給醫院。當時實習的仁愛醫院也很配合學校，讓沈老師能將在美國所學的新觀念發揮出來，連現職的護理人員都一起來學習，醫院也感受到教學相長的收穫。一方面教學，一方面沈蓉也經歷了實習主任、註冊組、課務組長、教務主任等職務，朱校長希望她能再進修，於是沈蓉又到美國加州大學深造，拿到碩士學位回國後，沒多久就接下了朱校長的棒子。

沈校長提及助教和進修的這段歷程，總用「很幸運」、「學到很多」來形容，換個角度想，若當年的沈老師是在醫院中工作而不是把所學傾囊相授，或許很多事都會不一樣，她的學以致用藉由教學放大，成就的遠不只是個人經歷。

治校的點點滴滴

沈校長是 1981 年改制後的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的首任校長，九年治校期間，雖說最大的改變也最艱辛的進程要屬解決校地問題與興建新校舍，但某些第一的創舉看似小事，卻也表現出沈校長治校的風格。如開放穿便服、開始招收男生、第一個准許在校園內辦舞會、男生女生住同一棟宿舍、重視圖書館等。沈校長自己當學生的時候是個活潑的學生，她覺得少一點限制、讓學生在自我生活管理上多學習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校地問題則是沈校長肩上的重擔，校舍不夠的問題已經拖了十幾年，十六個班擠在內江街十間教室上課非常辛苦，更別提護理人員缺乏，護專應該增班等等更大的問題。石牌校地雖然早在 61 年間就買了，但土地並不完整，美援停止後便一直擱置。沈校長做出校地利用的整體規劃後，就開始了在教育、行政、主計處等公部門跑經費的旅行，極力爭取原先只以 700 多學生來編預算的上級能夠幫忙學校實行中長期發展計畫。

校地與校舍問題陸續解決，師資仍是個大問題。沈校長以過來人的經驗來了解行政法規，設計國內進修留職留薪，以及培育師資的國外留學五年計畫，由此每年可以多送人才繼續進修並各方延攬人才。

參與校外事務，讓專業站出來

沈校長在擔任北護校長期間與之後的十多年，也積極參與校外事務如台灣護理學會、考選部、教育部、衛生署、護理師護士公會等等，多年來奉獻心力與爭取福利的對象，已經不只是北護的學生，而是全國的護理教育與護理人員。沈校長很自豪的，是她參與了「護理人員法」由草擬一直到通過立法的整個過程，為護理師爭取職等，並讓專業站出來，而不是附庸於其他專業。沈校長同時也以自己爭取護理人員權益的經驗來鼓勵本校老師，應該更積極參與外

界事務，讓專業展現力量。

希望北護能帶領護理界把角色擴大

提到對北護的期許，校長退休後仍積極投身全國護理及助產教育的改進，自然對扮演領導地位的母校有更多的期待。沈校長認為護理人員的角色功能應該更擴大，而北護應該扮演帶領者。雖然本校的學生一畢業就可以去醫療體系或護理之家上班，但在保健養生的領域，護理人員也可以有所發揮，幫助非病人更健康，這是目前沈校長認為較缺乏表現的領域。護理人員的優勢是了解病理也了解保健，尤其現在學校的三個學群都圍繞著人的健康，系所又統合管理和保健，沈校長認為應該加強跨領域研究，以便從事保健諮詢等多方面的服務。

沈校長說，「護理就是幫助人過健康生活。」這句話曾經是課堂上的內容，也將是校長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護理人，不變的自我認同。